

银喉长尾山雀



窗前飞过的鸟儿

撰文·供图 叶峥嵘

我在山东农业大学进行考研复习的时候，一抬头，就可以看到窗外飞过的鸟儿。虽然不能野外寻鸟，但是窗外这些常见的鸟儿，却时常让我觉得亲切。

从窗户向外望去，最远处是泰山，近处有几棵水杉，沿路的是玉兰，还有棵巨大的加杨，然后就是银杏和雪松。简简单单的植被和环境，就构成窗前观鸟的所有条件，让我收获颇丰。

不惧人的乌鸫

乌鸫是附近最常见的鸟类。在窗前停留的乌鸫并不多，几乎都行色匆匆。它们或者在低矮

的树枝上，或者在草地上，虽飞得急促，但那一身的黑，只要瞥过一眼就能认出它们。更多的时候是未见其鸟，先闻其声，因为它们的叫声特别有识别度。天刚放暖，整个窗外都回荡着乌鸫的鸣唱，“百舌”之名还真不是白叫的。为了寻找配偶，它们甚至会从清早一直唱到大晚上，听起来还有些吓人。来自乌鸫的热闹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消失了，它们要开始操持家庭了。我在一次出门的路上，看到了曾经歌声嘹亮的歌唱家，衔了满嘴的小虫子，这是要带回家去喂养嗷嗷待哺的孩子们。它在草丛中反复翻找着虫子，完全不顾我的接近。

春末夏初时，乌鸫的宝宝就都出巢了，身上

上：乌鸫妈妈带着两个宝宝 中：乌鸫幼崽 下：一身黑的乌鸫



的羽毛还是灰黑色的，还没换上像父母那样油光发亮的黑色燕尾服。这时候的乌鸫宝宝虽然能飞了，但是还需要被父母喂养一段时间。它们的父母依旧大摇大摆地带着它们在绿化带中寻找食物，有时候是一条蚯蚓，有时候是一只土鳖或麻皮蝽，完全无视一两米外拿着相机做记录的人。或许就是通过这样方式，乌鸫不怕人的行为被一代一代地遗传了下去。





左：灰喜鹊 右：灰喜鹊



凶狠的灰喜鹊

和乌鸦进餐时不搭理人的行为不同，灰喜鹊狠起来连人都揍。曾经被它们揍过的我，心里难免有些阴影，之后只要看到灰喜鹊家长带着幼鸟，“锣鼓”喧天，就像看到了皇上的仪仗队，忍不住避而远之。不过这次在窗前观察便不一样了，第一次从高处俯视它们，看着它们从我窗前经过，登上面前的水杉树，再蹿到雪松上。一个夏天过去了，看着灰喜鹊宝宝从被家长团团簇拥的“毛头小子”，慢慢长大成为“流氓

大队”的一员，只是灰头灰脑的样子，显出它们还有些稚嫩。

灰喜鹊的凶悍是无差别的，一有潜在威胁就发出警报，甚至动手。我有一次在窗前看到一只红隼经过，不出意料，校园的灰喜鹊很快出动，把它给撵走了。

在夏天，天还刚蒙蒙亮时，大都能看到一只戴胜在对面楼顶转悠，但又总会被盘踞在那儿的灰喜鹊撵走。戴胜虽然天天被灰喜鹊欺负，但是每天早晨都会出现，或许是那个角落有充沛的食物来源吧。

灰喜鹊幼崽



白头鹎和银喉长尾山雀

离窗口最近的一棵水杉大约有5米远，窗口正好对着树顶，敢站在那儿的独有白头鹎，它们的叫声算得上婉转。飞来树间的白头鹎大多三五成群，有时其中还夹杂着几只稚嫩的亚成鸟，不久也要被“生活”熬白了头。

平时老远还能听到珠颈斑鸠的咕咕声，它们小火箭般的飞姿却很少出现在窗前，最多就是优哉游哉地在对面楼沿上踱步，像个贵妇一般。

和麻雀欢快的叽喳声比起来，银喉长尾山雀的叫声要清脆可爱得多。它们每次出现就是一小群，喜欢穿梭于茂密的中段树枝间，个头儿小却格外活泼。此前都是仰望，这些小家伙们在头顶的国槐上欢呼，相机拿它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。现在它们来到窗前，俯拍就容易多了，楼前的这几棵树还不是很茂密，几只小可爱就在树上大大方方地梳理羽毛。

也不知道每年的春天，它们都在哪里筑巢，但到了4月，就总能见到银喉长尾山雀亲鸟带着六七只亚成鸟出巢。亲鸟先带着幼鸟飞到一处的枝头，小毛球们立成一排，等待着父母的投喂。不出几天，小银喉长尾山雀换了一身羽，也终于能脱离父母独立生活了，校园又多了一群可爱的小精灵。



上：银喉长尾山雀
中：白头鹎
下：银喉长尾山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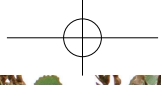
大斑啄木鸟



勤奋的啄木鸟

南方随处能见到白鹡鸰，波浪形的飞行方式让它们时刻彰显着存在感。白鹡鸰在山东虽也常见，却很少在水域以外的地方被发现。唯独一次下着小雨，白鹡鸰横穿过这小小的窗前，让我有些意外。大多时候，以波浪形飞行方式出现的都是啄木鸟，它们在学校中很是常见。学校中有三种啄木鸟，在窗前的加杨树上就能看到两

种：大斑啄木鸟和星头啄木鸟。大斑啄木鸟个头儿比较大，更喜欢栖息在主干或粗一些的枝干上。星头啄木鸟要小一圈儿，爱在小枝头上寻找食物。它用锋利的爪子牢牢抓住树枝，坚实的尾羽就像个工匠坐的小板凳，支撑着身体，后仰的小脑袋瓜打量着寻找食物，这里没有，再绕着树干往上攀。找着一处，就开始用力敲击。咚咚咚的响声惊扰到学习中的我，我赶紧拿起望远镜就往树干上寻找。



演出的尾声

天气渐凉，悄然间就9月了，校园里的鸟类好像来了个大更新。

渐渐地，远东山雀欢快的叫声少了，燕子俊丽的身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离开了，四声杜鹃也已经停了“光棍好苦”的呼声，往南方去了。

黑尾蜡嘴雀开始回到校园中，它们喜欢聚集在学校广场周边的白蜡树上。黑尾蜡嘴雀厚实的喙对付其白蜡种子的壳来说，就像我们嗑瓜子一般轻松。除了白蜡种子，它们还特别喜欢女贞果，总是吃得满嘴紫黑色。但现在，这两种食物都还没有出现，它们能够吃什么呢？我好奇地从望远镜中盯望了许久，眼看着它们上了楼前的加杨。这时候的加杨开始慢慢掉叶子，长出过冬的叶芽和花芽，黑尾蜡嘴雀能够轻松嗑开并取食里面的嫩芽。

让校园开始变得闹腾的，还不是灰喜鹊、白头鹎这样的常住户。我有一天发现三五成群的鸟儿从眼前飞过，落在雪松或茂密的玉兰枝叶中。

远远看不清它们的真面目，只瞥见翅上有白斑，于是我把相机和望远镜都放在窗台上，随时等待它们出现。果然，这群鸟儿又一次飞来了，这次落在了路旁的玉兰树上。我马上看过去，竟然是灰椋鸟，这是我第一次在窗前看到它们。在它们的身旁，还有几只丝光椋鸟。南方的城市中经常能观察到成千上万的丝光椋鸟聚集，但在北方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它们。这些椋鸟在玉兰树上大快朵颐，吃的是玉兰树的种子。玉兰的种子和果柄连着一根丝，悬挂在空中，鲜红的颜色对于鸟儿可是巨大的诱惑。一开始椋鸟也就只有一二十只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鸟群渐渐壮大，逐渐有了几百只。除了玉兰，它们还喜欢杨树芽，每天早晨，就看着它们乌泱泱地落在加杨上吃早饭。

秋天刚过去一半，但我得返回家乡准备考研了，不得不跟这些鸟朋友们说声再见。虽然我少了一份冬天的记录，但是多了一份观鸟的耐心，感谢这些窗外的鸟儿，成为平淡生活中的一大乐趣。

（责编 桑新华）



左：丝光椋鸟 右：杜鹃